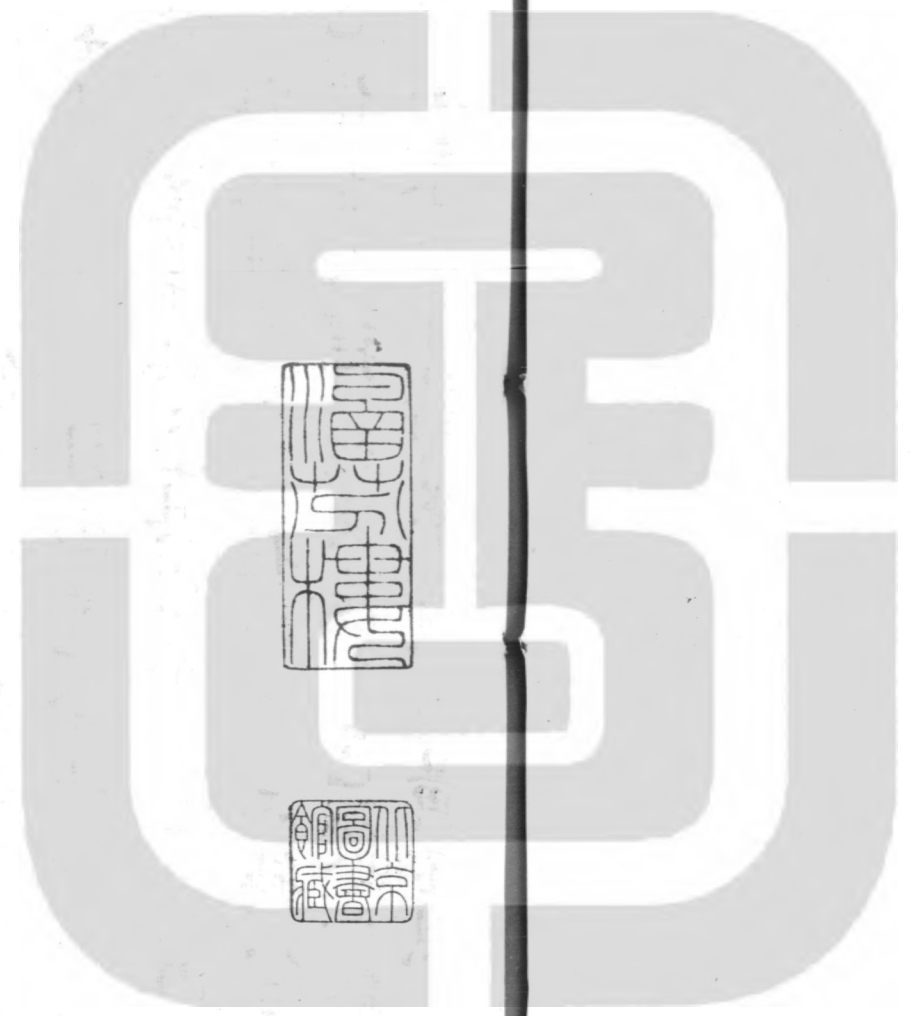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此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說苑拜經樓藏書也余友海寧陳君仲魚知余新得宋刻廿二行卅字本較諸本為勝因取是本相示余校讀一過與向所見顧抱冲本相同而字之正誤彼此之异當是版有原與修之別印有初與後之殊也其妙處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無之則信稱善本矣惟是卷六陽貨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余本為然與紹多盧學士羣書拾補引御覽合此猶失之其他與余本异者不復彼善于此之真宋本之乙卯內缺第十四卷向未標出惟抱冲本可補抱冲本之缺八至十三此本可補惜抱冲心作古人拜經又居他邑彼此鈔補為難耳

丁卯小春望日讀畢復翁黃丕烈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



此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說苑拜經樓藏書也余友海寧陳君仲魚知余新得宋刻廿二行卅字本較諸本為勝因取是本相示余校讀一過與向所見顧抱冲本相同而字之正誤彼此之異當是版有原與修之別印有初與後之殊也其妙處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無之則信稱善本矣惟是卷六陽貨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余本為然與紹多盧學士羣書拾補引御覽合此猶失之其他與余本異者不復彼善于此真宋本之乙卯內缺第十四卷向未標出惟抱冲本可補抱冲本不缺八至十三此本可補惜抱冲心作古人拜經又居他邑彼此鈔補為難耳

丁卯小春望日讀畢復翁黃丕烈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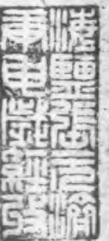


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曰曾鞏上



說苑目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繁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二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九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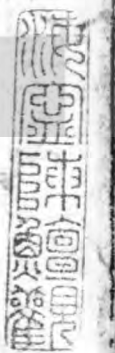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七 辨物

卷第十八 修文

卷第二十 反質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未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



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  
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春作聖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  
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  
不諱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  
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  
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  
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  
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  
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尔出語敬尔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其好善道不能其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人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下動而變無爲而成故慎恭已而虞芮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夫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葦爲樂正偃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歐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



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止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



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相公問於甯戚曰：荒子今年老矣，為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便姦邪不起，民足不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



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  
有布衣屈音之士踵門而宋見寡人者寧戚對  
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  
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  
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  
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  
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  
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相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相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隱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憚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更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景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又矣未嘗千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目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杜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逆席願請問之郭隗曰帝者之目其名曰心其實師也王者之目其名曰也其實友也霸者之目其名曰也其實賓也危國之目其名曰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目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之禮以求目則人目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之以色不東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  
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矜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  
其君下君也而群目又莫若君者立今我下君  
也而群目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咸然憂恐聖知  
不在乎身自借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志飯可謂  
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  
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  
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  
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  
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  
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  
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  
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甯仲隰朋東面  
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  
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天下之至言  
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擢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雉坊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燃宮耶女謂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



如影之隨形，鄉音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畧而生此，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一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殺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勤力字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有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謂用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天過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一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  
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卜州黎州黎曰將  
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  
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  
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



由身之有股肱也。凶脇有逆，轉之股肱痛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徒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之。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子歟？此能求過，而夫必不違諫矣。安

不志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乎。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子以明上之言，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教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虺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  
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  
我行之與虺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  
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  
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  
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  
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

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戲色矣  
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  
吾嘗好良馬善柶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  
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  
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  
將來以求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



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平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囁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囁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囁哉遂較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儻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虢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紂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紂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梳以為寡人戍齊景公游於臺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



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人寸寡人猶且  
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  
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  
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  
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  
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  
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  
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  
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  
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  
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辭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

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

狄不子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

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

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

齊人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

能任之不自縱一人之私以害萬夫之性非所

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

命而傷一人之死矣其過也其且已無道矣其

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大姒為妃以

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

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



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未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此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恤也夫賞賜諛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 說苑卷第一

### 說苑卷第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  
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  
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

事辭祿讓賜不受類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而敢  
犯主之顏面書主之過一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  
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七曰正也六邪者  
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  
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  
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苟容與主爲樂不顧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  
小謹巧言令色之心族臣所欲進則明其美而  
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惡而匿其美使主妄行  
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仁如此者姦臣也四曰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姦一反言易辯而成文章  
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如切廷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  
以富其家文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此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  
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  
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工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  
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術也

易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烈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烈士故烈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名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烈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烈士



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

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宋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名只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造然而  
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  
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  
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于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為交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鷓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戴華蓋黃  
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  
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  
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之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

賜日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袒之曠  
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早賜車舉之厚也翟黃  
對曰昔者西河無守日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  
鄴無令日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日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日進樂羊  
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日日進李克而魏國大  
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  
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李成者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于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目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目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至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

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

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處

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賜之也王試問

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

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云貧也何出之盛也

成侯卿曰赦其死臯使臣言其說王曰諾對

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余梁弱忌舉田解子

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別忌舉黔涿子爲冥

州而燕人給幣趙人給盛心舉田種首子爲即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

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

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微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穀羊之皮使將車之奈秦穆公觀蓋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害黍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之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士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道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



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  
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  
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  
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  
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  
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  
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  
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  
且躬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  
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  
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  
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若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妾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平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馬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歸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後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



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駕馬以朝是隱君之賜  
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  
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  
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駕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

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  
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  
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  
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  
土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  
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駕馬以朝主者非臣之



罪也且且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  
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  
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相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使者返言之曰京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于家  
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  
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外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  
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  
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口也明君之所尊禮  
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  
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夫是之謂五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目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  
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  
此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不能為人下此  
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一不離姦道然而  
求見譽言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  
事趙簡子久矣  
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  
博聞多能而位  
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  
疏之則恭而無  
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容  
能君賜之祿知足  
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  
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  
以傳曰傷善者國  
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  
想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於衆者然也  
子路為蒲今備水災與民  
泰脩溝瀆為人煩若  
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  
聞之使子貢復之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  
由也以暴兩將至  
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  
備之而民多匱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  
夫子使賜止之何  
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  
以仁教而禁其行  
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  
餓何不告於君發  
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  
之是汝不明君之  
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  
矣否則亦之受罪  
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



卷

六

卷

田

黃卷書



